



功与罪

柳溪

上

功与罪



功与罪

柳 溪

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功与罪》是女作家柳溪的长篇新作。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再现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

小说是以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与他有世仇的贫农女儿红薇的斗争为主线展开的。作品生动逼真地刻画了少女时期红薇由被拐骗到挣脱教会势力的羁绊，在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等地下活动的艰辛历程。作品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也穿插了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描写。各种人物的命运在历史长河的激流中或勇进或沉沦的戏剧性情节，使作品具有时代的多棱镜的特色。

作品题材新颖，结构宏伟，语言流畅、优美，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好作品。

关于作者的话(代序)

骆宾基

柳溪同志在四十年代末期就已经是以短篇小说著称的女作家了，当时也不过二十五岁左右。她本名纪清旸，祖籍河北献县。是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晓岚）的六世女孙。

我们相识很晚，是一九五三年我由山东省文联调到北京市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之后了。当时，我们虽同属该所“编剧”，但各自除了忙于文学创作或编剧任务之外，还都常常到外省去体验生活，因而虽是学习会上碰头，但不同组，也就难得相识了。柳溪当时发表的小说我是常读的，不过只知其名而不识其人。

一九五三年秋，仿佛我从吉林东部“采风”归来不久，正赶上所里在放映专供编导人员看的“参考片”。我到的时候，已经开演了。我落坐不久，在一片寂静中（除了影片的画外音之外），从前排几名观众之间，有人发出情不自禁的笑声，笑得好响亮，银铃般悦耳！我很吃惊。是一种职业性的习惯吧，我猜测着，她定是个少女，才能这般忘情！但又觉得不对；一个

少女原非编导人员，怎么竟然这样傍若无人地纵声而笑？这种笑声说明本人一定是个处境优越、见过豪华世面、而在感情上从来未受过挫伤的人物，但这又似乎非一般少女所能具有的精神色泽。最后，决定要在散场时，从侧面看看这个人物究竟是何般模样，以验证我所作的判断。

放映室的壁灯全都开亮以后，我未匆匆离坐。只见在前排两行靠椅之间站立起来的少数编导之外，确有一名身穿蓝布长衫，外罩一件灰色西式外套的年轻妇女。从这不似修饰却淡雅而朴素的衣着上，也说明她确非一般，很脱俗。不由问及邻坐之好友：“那是谁？”答以两字：“柳溪”。这才知道，她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原是来自冀中解放区的干部。抗日战争后期，她曾在北平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在冀中根据地做过演员、报纸编辑，也在军区司令部当过秘书，是经历过革命艰辛的人。解放平津的战役中，她还担任过后勤支援任务。而且也并非完全如我的分析所判断，在感情上倒是早就遭受过封建家庭挫伤的人。

对于旧中国、旧社会的憎恨之深，与以后进入解放区对战争胜利的向往之切——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的实现向往之切，适成一个鲜明对比。她投身到革命战争烘炉中时，还正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少女，足证那种发自内心的银铃般的悦耳的笑声，是从这以后开始出现的。这笑声的产生，标志着她已从旧社会的封建家庭给予的感情创伤中完全解脱出来了！属于个人幼小心灵的创伤，已经转化成为革命贡献力量而产生的自豪。她的一颗赤子之心，在冀中根据地受到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洗礼，心魂在战争中得以升华。这样一个战士般的女作家手中所握的笔，当然会有力挑起历史赋予的崇高使命。

五十年代由我国与意大利、苏联、法国、巴西联合摄制的反映国际妇女社会生活的影片——《五支歌》的中国部分，就是由杨沫、颜一烟等三人小组编剧，执笔人是柳溪。

但却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才华与社会阅历的女作家，在国际影坛的编剧者群里刚露头角，她那与《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齐名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短篇小说集）刚出版不久，就听说与以上两篇作品的作者，在政治上同样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我当时已经是由于“胡风问题”而受审查一年之久的人，与外界几近隔离状态。在我下放黑龙江农村之后，就更不知柳溪的命运如何了。但我相信她在政治上是无辜的，且也不会轻易丢掉手中的笔。

等到一九六二年我调回北京，才知道她早已下放天津郊区农村去了，但仍然不能互通消息。更不知道她下放落户的确切的村社地点。而我仍然相信，她是不会就此搁笔的，有着那样豪情、乐观而笑声响亮的女作家，是绝不会由于个人命运的不幸，而对革命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丧失了信心，抛掉手中的战戟，放弃在当代革命现实主义阵地上自己所担当的崇高职责的。

十年动乱的后期，已是一九七三年的春天了，我终于在北京市革委会第二学习班得到她的来信，而且果然如我所料，她已准备续写她在十年动乱之前早已完成的三部曲了！（原来前两部半早就竣工了）可见她在条件允许下是多么勤奋了。从一九六二年到今天，又是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套三部曲的长篇小说，终于脱稿而且就要相继问世了。它的命名就是《功与罪》。

因此，我为今天的当代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阵营庆幸！为今天的青年读者祝福！最后，我为作者道贺！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目 录

关于作者的话（代序） 骆宾基

引 子	1
第 一 章 仇家	17
第 二 章 拐带	42
第 三 章 巧遇	63
第 四 章 樊笼	85
第 五 章 蛇咬	96
第 六 章 垂危	117
第 七 章 新家	131
第 八 章 转盘村之夜	148
第 九 章 初识	167
第 十 章 秘密使命	182
第 十 一 章 离别	194
第 十 二 章 盛宴	212
第 十 三 章 初试锋芒	223
第 十 四 章 试探	251
第 十 五 章 幽禁	267
第 十 六 章 金陵修道院	288

第十七章	逃遁	314
第十八章	寻索	337
第十九章	归家	359
第二十章	乡居	387
第二十一章	浊流	411
第二十二章	内奸	425
第二十三章	陪决	445
第二十四章	邂逅	467
第二十五章	威逼	484
第二十六章	重逢	515
第二十七章	觉醒	540
第二十八章	暗礁	566
第二十九章	前夜	602
第三十章	风暴	641
第三十一章	受伤	689
第三十二章	圣诞夜的启示	725
第三十三章	萌芽	773
第三十四章	三别故里	796
第三十五章	战斗的洗礼	826
第三十六章	陷阱	866
后 记		898

引 子

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在中国大地上，显得格外凄凉。萧瑟的秋风，吹落了第一批树叶，连绵的秋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寒冷的秋雾，笼罩得山川一片混沌、迷濛……

十八日的夜晚，坐落在北平王府井大街爱斯理教堂的大钟，刚敲过十点，就有一辆“林肯牌”黑色轿车，沿着使馆区东交民巷被雨水冲刷得非常干净的柏油马路，以七十迈的速度，急驰过棋盘街，向寂静的景山后街驰去。

小轿车在驶向北海石桥时，稍微减低了速度，沿着筒子河畔，环着故宫高墙前面的马路，转上了景山后街，然后停在一座镶有鎏金饕餮门环的大红漆门前。车刚停稳，就从低矮的车门里，匆忙地钻出来一个身材瘦高、头戴黑色高筒帽、身穿黑色风雨斗篷的人。他抖动着紧口马裤的细腿，快步踏上门前石阶，焦急地按着门铃。

门柱高头的两盏磨砂玻璃圆灯，在电铃声中明亮起来，随着咿呀一声，两扇沉重的红门便启开了。门开处站着一个穿号衣的仆人。在闪光的、斜飘的雨丝中，他认出来访者是一个外国人。

来客在寒冷的夜风中，用斗篷把身子裹紧，还没等仆人向他问话，他就用低微而急切的口气和流利的中国话说道：

“快通报你的主人，说使馆的威尔斯武官有急事要见他……”

仆人谦卑地陪着笑容，歉疚地说：

“对不起，先生不在家，您能不能把名片……”

来客威尔斯匆忙地一摆手，傲慢地说：

“真糟糕！快告诉我，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必须立刻找到他，要面见他本人……”

显得很干练的仆人，经过瞬间的思考，立刻就对来客说出了他主人的去向。威尔斯摆了一下手，急速跳下台阶，钻进车子，对司机说了声：“中和戏院！”汽车象一支脱弓的箭，马上离开了那个大红门而风驰电掣般地开出景山后街，沿着原路一溜烟地驶向前门。

一过箭楼，幽静凄凉的街景消失了，一个畸形繁华的世界在他的眼前呈现出来：五颜六色、闪闪烁烁的霓虹灯，辉映着古玩店橱窗的翡翠玛瑙、珍珠钻石，也照耀着绸缎庄的绫罗布匹和鞋帽店、广货店的各种货物摆设，令人眼花缭乱；那一溜栉比鳞次，写着“清吟小班”、“书寓”的妓院，门前初上的华灯，显得更是明亮。威尔斯隔着车窗，看见一些人正在这些高台阶的门口出出进进。汽车驶过一排排富有北平风味的各种夜宵食品的小摊，一阵阵刺耳的叫卖声中，还夹杂着逃难穷人孤苦无依，啼饥号寒的乞讨声。

“林肯牌”黑色轿车，终于穿过这条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停在排列着各色轿车、马车和人力车的“中和戏院”门前。威尔斯又象刚才一样急匆匆地下了车，箭步如飞地进了剧院。

舞台上，梅兰芳正演着《宇宙锋》。色彩艳丽的戏装，在耀眼的灯光下飘逸；悠扬的琴声，伴着悦耳的嗓音，高亢地朗诵着：“我要上天！……我要上天……”

威尔斯从斗篷里伸出一只戴着雪白手套的手，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扶了一下高筒帽，做了一个行礼的姿势。守在楼梯口上的剧院杂役和一个持枪的警士，立刻立正敬礼，放他上了楼梯。

为了适应观众席上暗淡下来的光线，威尔斯在楼梯口上站了片刻，东张西望了一小会儿，他就摘下白手套和高筒帽，把风雨斗篷，搭在臂腕上，露出漂亮的浅色薄呢西装，挺起胸脯，穿过全副武装的军警弹压席，走向第一排包厢。

在那个有护板和半截镂空小门的包厢前面，威尔斯站住了。他向里面轻轻用口哨打了一下招呼，便说：

“哈罗！你在这儿！狄克^①，你真是玩得惬意呀，倒叫我好找！”

这时，从包厢里发出一个快乐而又惊讶的低抑声音：

“哈，是你，快乐王子！威尔斯，找我有事吗？”

“当然，”威尔斯耸了耸肩，急忙说道，“狄克！我们到休息厅去吧，公使有一封急信给你。”

“好的。”以传教为生的爱斯理教堂主委理查德·麦克俾斯，一边答应着，一边站起来。他瘦高个儿，穿着黑色夜礼服，今晚他是应北平市长袁良的邀请带着眷属来看戏的。

“哦，威尔斯！你不来欣赏一会儿这东方古老的艺术吗？”说话的是理查德·麦克俾斯的太太莱斯蕾·爱弥丽。

① 狄克系理查德·麦克俾斯的简称和昵称。

“不了，太太！对不起，”威尔斯向爱弥丽转过他那挺拔的身子，行了一个鞠躬礼，用哀求的口吻说，“看在上帝的面，请允许您的丈夫稍微离开您一会儿吧！”

“啊！有什么急事这么忙呀？”爱弥丽扭过头，小声地问着，“看把你们要忙死呢！”

理查德弯下腰，彬彬有礼地俯向他身旁的那位袁良市长，在他耳畔，用低声的中国话要求允许他告退片刻，便随在威尔斯后边，匆忙地下了楼梯，来到中二楼的休息厅。在枝形吊灯下，他打开那封火漆加封、写着急密字样、用流畅的英文和花体签名写成的信件，一目十行地看下去。他那白晰的脸颊表情也随着引起了一连串的变化。那封短信是这样写的：

狄克：

刚才，我们接到了不幸的消息：日本陆军在沈阳北大营向中国当地驻军发起了进攻，事态仍在扩展。

长城内外，是您的教区。见信后，请立刻来我这里一趟，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商议采取的相应措施，和如何付诸实行的问题。

您的忠实的仆人

詹森

1931年9月18日夜

理查德看完信，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阴沉。他在空寂的、不断传来悠扬的唱腔和热烈的喝采声的休息厅里，来回走了两转，心里感到沉重、忧郁、烦躁和紧张。他手里捏得紧紧的这封信，使他有点头晕目眩。日本突然进攻中国东三省的这个意外消息，使这位在中国生长的血统传教士竟是如此的激动和不

安。他无心再看戏，也无心再做交际场合的奉迎和酬酢了。

“威尔斯，我立刻跟着你走吧，”理查德把信匆忙地收进口袋里说道，“喂，朋友！说实话，你不觉得这件意料之中而又感到意料之外的事，来得有些唐突吗？”

他并没有等待威尔斯的回答，便心烦意乱地把威尔斯丢在休息厅，自己返回楼上去向今天的东道主告别了。

袁良始终坐在楼上第一排正中、弹压席旁边的第二处包厢里。他看上去已年过半百。一身藏蓝色毛质的军便服，紧紧地裹住他保养得很丰腴的粗壮身体；一张柳罐斗似的大长脸，留着日本式的仁丹胡；精心使过发蜡和乌发剂的头发，立在他那窄额扁平的头顶上，使他的相貌显得过分威严；胸前挂着佩有小绶带的“文虎”和“宝鼎”^①勋章，显示着他的门阀和阅历，更使他增添了志得意满颐指气使的神态；他那一对圆大而阴险的象死鱼一样的眼睛，没有瞧着明亮的舞台，却正在以他那警界出身的职业习惯东张西望，左右窥测。仿佛舞台上的精采表演和优雅动听的唱腔对他都是不存在似的。

这个正在宦途中青云直上的头面人物，颇有一些来历。眼下的军政两界，不乏了解他底细的人。这些人人都知道他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帝国的军界服务多年。远在日俄战争期间，他曾在日本鸭绿江军川村大将部下，充任陆军少尉翻译，为此还改过日本姓氏清水。因为有这一段经历，他后来成了亲日派中有一棵支柱。两年前，在他担任上海警察局长任内，由于他雇佣了技艺高超的密探和勾结了帝国的巡捕房，使他破获了轰动一时

① 此二种勋章，是蒋介石政权发给文官武将的奖章。

的“共党案”。他亲手逮捕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彭湃，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并使这些英勇无畏的光荣战士在他的枪弹下丧生。由此他更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和赏识。两年后，蒋介石把他提擢为北平市长。在北平任内，他又把注意力放在监视抗日将领和青年学生方面。实际上，他是南京政府拴在北国门户上的一只凶恶的鹰犬。

他今天邀请这位传教士的全家赴宴和观看京剧，一来是因为理查德·麦克俾斯和美国的军政要员、财团领袖有着讳莫如深的关系；二来是因为他在中国主持的规模宏大的教区、教务，特别是在他的爱斯理教堂和他的青年会团契里，掌握着为数不少的各阶层青年人，而这些，对刚擢升为北平市长的他，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他也想借此机会，亲眼看看北平上流社会的一些交际活动和更多结识一些北平各界的名流。所以，在理查德向他告辞到休息厅的片刻，他就专心致志地用眼睛监视着周围包厢里的动静。

他注意到，在帽戏“跳加官”之后，舞台正在撤换彩帐桌帷的当儿，空着的包厢里，突然全都坐满了人。他认出，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北平的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还夹着一时轰动全城的头等名妓。一霎时，包厢坐里，真是令人耀眼目眩：绫罗绸缎衣服的窸窣闪光；军人刀剑、绶带的闪光；正好和这些名媛仕女珠光宝气的首饰的闪光，互相辉映。

“究竟出了什么事？”袁良的目光停在楼梯口那儿，等待着理查德返回包厢。他那对锐利的眼睛，已经在暗淡的光线里认出了刚才的来人是美国大使馆的侍从武官。他知道这个威尔斯能找到戏院里来，就说明了情况的重要性，但他猜测不出是为了什么事。他等着等着，慢慢地又把目光移到邻坐包厢理查

德的老婆莱斯蕾·爱弥丽的肩头上。“嘿，这外国小娘们不错！”他在心里暗自说了一句。他觉得这个年在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真是一位风骚妖艳的妇女。他看见她身穿一件黑丝绒拖地长裙式的夜礼服，高高耸立的乳峰使她显得丰臀细腰，身材健美窈窕；胸前别着一朵鲜艳的紫玫瑰，发出淡淡的清香；一条淡粉闪金的纱巾，披在她那裸露的双肩上；她那修整过的面容，总是挂着男人喜爱的那种色授魂与的微笑；她那波浪似的长卷发，用轻縠般的蓝缎带扎成了燕尾式样。他一边偷眼看着这位美国女人，一边感到坐在他身边有点小家碧玉气质的日本老婆，显得太不够味儿了。他看得想得出了神，竟没有听见理查德已经顺着楼梯轻轻地走回包厢里来。

“密斯特袁，”为了保密，理查德在袁良耳畔小声地说着，而没有称呼他的官职，“对不起，我有急事，要先告辞一下，真抱歉！”

袁良听到这一声呼唤，才转过大脑袋，有点惊愕地问：

“什么事，值得台端这样着急呀，连这么好的戏都不看啦？”

理查德沉吟片刻，考虑着这消息对这个著名的亲日派非但不是噩耗，简直是福音，便附在袁良的耳朵上小声地说：

“东北发生事变，您早年就学的那个国度，对您的国家，发动了武装进攻！攻占了沈阳的北大营。”

“啊！”一抹不易觉察的、混合着惊讶和有些震动的表情掠过他那呆滞的长脸。他那修茸过的仁丹胡，略微颤巍了一下，急切地问道：“呃？！什么时候哇？”

“刚才，十点钟。”理查德回答了一句。

袁良“唔”了一声，便沉默下来。他顾不得看戏，也顾不得再问话了。他脑子里是那样活跃地闪现着那么多的问题：进